



YE
PIAOLING
紫萌◎著

叶·飘零

II

一个陌生的空间，
看一个普通女孩如何演绎一场不平凡的穿越……

一段伤神的感情，



II

YE
PIAOLING
紫萌◎著

· 飘零

天津人民出版社

白川是个小镇。

经常跑北罗国和大烽朝这条商线的人大多都知道这个小镇。它在大烽最北的城市靳川以北十八里。以前只是个小山村，后来因为总有些来不及进城的商贩在这里落脚，所以慢慢发展成了个小小的商业城镇。

不过，现在的白川可比以前有名多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家小客栈。真的是“小客栈”——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小客栈”。

客栈是兄妹二人三年前来开的。这兄妹二人倒也有趣，据说是亲兄妹，但是因为父母死得早，妹妹早早地当了童养媳，哥哥被别家抱养，所以不同姓，哥哥姓秋，妹妹姓艾。后来听说是当大哥的看不过寡居的妹妹被婆婆欺负，就带着妹妹跑到这荒凉的北方来，以躲避妹妹婆家人的纠缠。

他们一来就买下了镇子北边那块有火塘的地——当时所有当地人都在等着看好戏。那块地虽然大，有十多亩，但是不怎么平，是石坡混着荒土，最重要的是后面的西北角有个大坑四季冒热气，风水先生说是大凶，还说无论什么房子建在上面都会得罪火神，化为灰烬。

不料想，那两兄妹来了后花了很大的力气把地面弄平，然后在前面建了个三层高的大楼，后面弄成了一个花园，亭台楼阁翠竹青松一样不少。最后，他们用常青树把大火坑围上，坑底铺上大小均匀的鹅卵石，再引了一股活水进去——火塘，就成了温泉，而且还温度适中。流出来的水通过一个水车和几段空心的竹筒运输到了前面的楼房中，可以给客栈用，而且温泉的热汽还让花园中的花草变得分外明亮艳丽。

这下子所有的白川人都瞪目了，就连那个风水先生来看过后都说这儿的风水被改了局，大凶变成了大吉。

更让人惊奇的还在后面。

这家客栈的房间分为标房和套间。标房主要分布在前面大木楼的一、二层，分成四人间、三人间和双人间，房间中都有从温泉引来的热水，供客人沐浴使用，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马桶。套间主要是后面花园中的小阁楼，简直就像个江南风格的小家

一样，有厅有厢房。所有房间都布置得清雅洁净，空气中时刻飘荡着淡淡的草木花香，就连床单被套都是一天一换。

这兄妹俩招了些模样伶俐的少年男女当跑堂，还从南边和北边各请了一位大师傅，据说还有什么培训之类的。反正只要一进店门就有个清秀的小妹妹迎上前来，然后会有一个伶俐的小二接过你的行囊，和和气气地问您是吃饭还是住店。他们店里的小二永远面带笑容，无论遇到怎样的刁难客人也不发火。饭菜更是南北风味兼具，不时还有些奇妙的小点心，好吃得让人连手指都想吞下去。就这样，客人慢慢地多了起来。

但是，最让客人趋之若鹜的是，这家店的标房只有三十间，套房更是只有六套，先到先得，一旦客满了，就算你放一堆黄金在掌柜的面前，也换不到一间房。生意好起来后，不少人都劝那二老板不要后面的花园了，再建几栋楼房，但二老板死活不肯，说什么要保证品质。还有那温泉，这二老板居然把那坑挖大了些，中间用木板隔上，变成了男女都可以去泡澡的露天温泉。名字更奇怪，叫“男汤”和“女汤”。

在温泉的水面上，随时漂着些小木盘，其中盛着淡酒和水果。二老板说客人只要在外面把尘土洗干净后再在温泉里面去泡上半个时辰，保证您什么样的疲劳都会消失。刚开始商人们还觉得这么做有伤风化，但是在免费的诱惑下，还是有人尝试了一下。在享受过那种通体舒泰的感觉后，人们也慢慢地接受了，就连女客，也会在夜深的时候去享受下。

“小客栈”的价钱虽然不是很便宜，但是比别的客栈也贵不了多少，还在商人们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在这荒凉的边疆小镇，能有机会住进那么清洁舒适、还有花园美景的客栈，多不容易呀。所以很多稍微有些家底的商人都是常年落脚在这家“小客栈”中。很多原本可以去靳川过夜的人，只要一听说“小客栈”还有空房就会马上改变计划。更有些熟客们下了定钱，把一个床位或者套房长年定下。这样，只要你人来，随时都可以入住，就算你人不在，哪怕别人出几倍的金子，老板也不会把房间开出去。

于是乎，这家“小客栈”就成了白川生意最好的客栈。过往的客人喜欢，当地人也喜欢。或许有人会奇怪，怎么当地人还会喜欢？

原因其实很简单，这家“小客栈”落脚白川之后，来白川过夜的人就多了，整个儿白川的商业都跟着发展起来了，而且由于“小客栈”的价位比较高，不抢原来那些真正的小客栈的生意，所以当地的商家对它都不反感，再加上它请人的工钱比别的地方都高，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当地人都希望能在这儿谋一份差事。

于是，那神秘的兄妹俩就成了白川最受欢迎的老板。

那个当大哥的，伙计们一般叫他大老板，不过他很少管事，模样长得一般，年纪不大却一副沉稳老练的样子，不多话，皮肤很白，怎么看都像一个儒雅的书生。跟北方人相比，这位大老板块头不是很大，但他力气却不小，手也巧，成天就拿着把匕首在一截木块上雕雕刻刻的，除了他妹妹之外，谁也别想指挥得动。而那个当妹妹的二

老板就可亲得多了，她模样清秀，成天笑咪咪的，对谁都和气有礼，但也是对谁都平淡疏远。客栈里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妹妹负责，不管是算账还是具体的管理，她都做得井井有条。当初小客栈开业的头一年，不少当地人都上门来提亲，想将这能干又不丑的二老板娶回家去，当然，回报他们的除了二老板的软钉子就是大老板的冷眼。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习惯了这样一对奇怪兄妹的存在。

近一年来，客栈的生意越做越好，兄妹俩把手中的一些杂事都交给下面的掌柜去做，每天就只是例行地查查账、巡视一下，然后他们就各自回到后面花园的阁楼，一个画画一个雕刻，日子倒也平淡清闲。

“二老板！”一个清脆的女声传到了正在花园中写生的艾小萌耳中。

“在这儿呢。有事吗，冷香？”艾小萌正在画夕阳中的月季，听到声音，无奈地停下手中的画笔，看向迎面而来的女子。

那女孩儿长得清秀可人，面色红润，四肢修长，个子高挑，水汪汪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像是会说话一样。别看年纪虽然才十六七岁，却已经是十个十足的甜甜小美人。

她原本是镇上一户人家的童养媳，丈夫早夭，婆婆留着她就像对佣人一样不是打就是骂。艾小萌来开店的时候，当时才十三岁多点儿的冷香帮邻居送货到店里来，艾小萌见她挺机灵的，就跟她婆婆商量买下了她。现在冷香已经是“小客栈”的大堂领班了。

“我的二老板，您可是舒服了，却不知道我们外面都忙翻了天……”一边说着，冷香一边用手扇风，好让主子看看自己有多忙，“扎哈大叔的商队还没接待好，佩达大伯的商队又来了。一下子两边都各要一个套房，可是哪儿来那么多呢？空的就只有一套了，两边都是熟客，您看那个罗哈素大叔订的房间能不能调一下，先拿来救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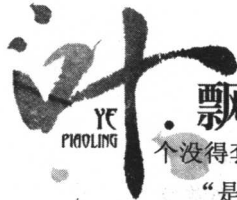
“不行！”艾小萌温和的脸上一点儿犹豫都没有。

“可是现在外面都闹起来了，两帮人马都不肯让！反正听说罗哈素大叔的商队昨天遇上了山洪，今天可能赶不到我们这里来歇脚了，不如先让给别人……”冷香试图说服自己的老板。

艾小萌转身拿起画笔，继续着那幅夕阳中的月季，这光线一会儿就会暗下去了，得抓紧呢！“冷香，我说过很多次，做生意，一定要有诚信，既然收了罗哈素的定金，就不能把房间给别人。要不然还有谁会来我们这儿定房间呢？至于外面那两队人马……要是连这种情况都处理不来，田掌柜的也可以不用做了。”

啊？冷香愣了下。“可是……罗哈素大叔今天晚上不一定能赶到我们白川，把房间给别人对他又没有影响……”

“要是罗哈素来了呢？你要住在里面的人去哪儿？”艾小萌说，“傻丫头，要长久地做生意，一定不能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千万不能失了客人的口碑。你出去，就跟田掌柜说，先来先得，既然都是熟客，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吗？至于来晚一点儿那



飘零 II

个没得套房的……给他的房钱打个九五折再送盘水果吧，算是对熟客的照顾了。”

“是！”冷香一听，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二老板真是聪明，一下子就将问题解决了。

“对了。”在冷香走开前，艾小萌又道，“我大哥还在他的房间忙着，一会儿前面不忙了，你把晚饭给他送去，再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你在一旁伺候着。”冷香笑着答应了。

看着那小丫头青春灵动的身影，艾小萌嘴角浮出一丝玩味的笑意。她最近生出个鬼主意，她觉得自己的大哥太寂寞了，冷香这丫头人不错，不知道能不能把他们凑在一起。嘿嘿，试一试吧！这样的活泼美人配上大哥，想来是别有一番风味呢！

看着周围美丽的景致，艾小萌一边作画一边感慨，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三年就这么过去了。她和秋无尘凭着两张几可乱真的身份证明和大把的银票在白川总算站稳了脚，客栈的生意也做得有声有色。看着身边嬉戏忙碌的伙计们，艾小萌经常有种自己已经很老的感觉——其实她的身体才二十一岁。可是心呢？她现在觉得自己都快像一个老人了，再不找点事儿做都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时间。

三年，真快。以前在王家的种种就像一场梦一样。回想当初，为了找一个安全的落脚处，艾小萌费尽了心机。选大城市，太容易被王梓枫发现；选农村，没得吃没得用，当红丫那几年她受够了苦，现在可再也不想去过什么“悠然见南山”的生活了。

好不容易，艾小萌才选中了白川。这地方虽然冷了点儿，但是很隐蔽，往来的商户以北罗人为多，就算偶尔有大烽的商人，也大多是北方人，而且基本上是皮草商和药材商，跟王家的酒楼、茶叶以及钱庄生意几乎都没有什么重合。且现在王家生意的重心全在南方的水运上，暂时他们是不会往西北来的，也就是说短期内被王梓枫发现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当然，最重要的掩护是艾小萌三年前就安排好的。她让秋无尘出面去买了一个身材模样和她有几分相似的丫头，给她一大笔钱让她去西南方。她唯一的任务就是两年内不停地游走于各个城市中。每个城市不要待过一个月，换句话说也就是公费旅游，专门负责扰乱视线。只要满两年，那丫头就能恢复自由之身。

事实证明艾小萌的策略成功了，也许是运气，也许是王价二少爷根本就不再把小叶丫头当回事，起码在这三年中，没有一个王家人出现在艾小萌面前。不过，现在客栈的生意越来越好，名气也越来越大，看来白川也待不长久了，过段时间只怕又得换地方，不知道秋无尘有没有意见。

说起那个结拜大哥秋无尘，这两年他的表现还真让艾小萌意外呢！刚到白川的时候，他就像具行尸走肉，好几次艾小萌都想放弃他了。可是看见他那茫然空白的神情，又觉得不管他良心上过不去，所以艾小萌老是把秋无尘拉到客栈的建设中去，让他做重活儿干累活儿，让他一天到晚累得没有时间去想些乱七八糟的。

慢慢地，秋无尘的眼中总算有了些许生趣。他对自己一砖一瓦盖出来的客栈有了一种淡淡的归属感。再后来，艾小萌发现秋无尘很有雕刻的天分，她马上找铁匠按

照自己前世的记忆打了几把刻刀，然后又画了可爱的动物和几个公仔的样子让他雕刻。雕好之后刷上一层薄漆放在客栈中当纪念品卖，居然供不应求，往来的客人都喜欢买上一个拿回去给家中的小孩儿，现在秋无尘的雕刻品居然还成了客栈的一项特色产品。

而秋无尘也像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全身心地投入到雕刻这个很有前途的事业中去了。不过唯一让艾小萌遗憾的就是，秋无尘总是不怎么用刻刀，而是喜欢用他的宝贝墨获，天啊，那是神兵利器好不好，用来削木头，真是暴殄天物！

当艾小萌跟秋无尘抱怨的时候，秋无尘只是淡淡地道：“刻木头，总好过割人头。”

艾小萌彻底无语了。

现在想到自己的大哥，艾小萌心中有种暖暖的感觉，要是没有秋无尘，小客栈的生意也没有这么平稳。刚开业的时候，经常遇上些不讲道理的客人和故意捣乱的混混儿，每次都是秋无尘酷酷地出来，把那些不听话的往后花园一带，然后世界就清净了。唯一麻烦的是每次艾小萌都要事先叮嘱不要弄出人命。至于那些黑道上眼红客栈生意想来打劫的……嗯，后山上的野花开得挺好挺红的，不知道底下埋了什么肥料，反正艾小萌从来不去那地方散步。

这个大哥呀，他虽然话不多，但总是无条件地支持着艾小萌的想法，什么累活儿苦活儿都抢着做，要是外地客人想占艾小萌的便宜，他总是拉长着脸第一个站出来，酷酷地一脚把对方贴在墙上当壁画！

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俩相互支持着走了过来，所以彼此间也有种近乎亲情的感觉。其实在艾小萌心底一直想有个哥哥，现在的秋无尘虽然话少了些，但也还算是一个合格的哥哥，起码他对艾小萌很是宽容和疼惜。

这样的生活……她应该是满足的。

我满足吗？想到这儿，艾小萌疑惑了下，发现自己回答不上来。算了，光线开始变暗，也没心思画画，干脆去前面看看生意处理得怎么样了，也算尽当老板的义务吧。

走到客栈的前堂，只见大厅里人来人往，看来刚才那两拨人马还没安顿清楚。看到这种情况，艾小萌皱了眉头。

“二老板……”一个跑堂的小二看见二老板来了，马上过来招呼。

“怎么，扎哈和佩达的房间还没安排好吗？”艾小萌指着那几个还围在柜台前面的大汉。

“不是，房间已经安排好了，不过现在他们听说今天的小奶糕只有三笼了，都抢着要全部包下，这不，正在那儿吵呢，谁也不肯让谁。”

这样啊，听到小二的话，艾小萌的眉头稍微松了松。这样的事情在她这儿不时会

发生，谁让她为了保证品质和给客人一种物以稀为贵的感觉，店中的特色小吃都是限量供应的呢。

这不，现在这两个在北罗国都是有些身份的大商人在这儿就为了几笼小奶糕而吵得不可开交。

“两位大哥！好久不见了，最近生意还好吧！”笑着，艾小萌走向了柜台。

“呀，我美丽的老板娘，能看见你真的是再好不过了。”两个大男人都争先恐后地向艾小萌打着招呼。

“看两位一副不高兴样子，是小店的服务不周全让草原上的雄鹰不开心了吗？”

“哪里呀！”扎哈抢先说，“你来得正好，你来评理。明明是我先到的，可是他硬是要和我抢东西，你说我怎么能开心得起来！”

“你胡说！”佩达吹胡子瞪眼的，“套房我都不和你争了，这小奶糕你凭什么全都要了？我们是一起点的，我都把套房让给你了，你还来和我争吃的？”

“哪里是让给我，你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吗？我来得早，本来就应该是我的！既然我来得早，点菜肯定应该是我先！要不是你和我争这么久的房间，我早把小奶糕都吃完了！”好口才的扎哈针锋相对。

“你这像狼一样贪婪的家伙！”佩达气得拍起了桌子，“这客栈又不是你一家的，我们本来就是一起点的菜！你再怎么狡辩都不能掩饰你的贪婪和无礼！”吵来吵去，两个人就用北罗话对骂起来。

一见两人的对话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层面了，艾小萌连忙上前，打断两人的话。

“我说是什么事情呀！”艾小萌笑着，隔开斗牛般相互瞪着的两人，“说来还是我的不对呢。都怪我这儿的点心太好吃了，才让两位大哥争了起来，呵呵。”这话一出，周围的人都发出善意的笑声。

“好啦，两位都别争了，妹子我做主，一人一笼！还有一笼给后面来的客人留着怎么样？既然两位都觉得好吃，也让别的客人尝尝，好让我这小客栈再多几个回头客！再说了，两位大哥就只忙着抢小奶糕了，别说妹子没提醒啊，今天我们店的主菜可是正宗的酥油鸭，数量也是有限的，要是也让别人吃完了，可别后悔哟。”艾小萌一边说着，一边小心观察那两位客人的脸色，果然两人都露出一副担心的表情。

“算了，既然两位大哥肯来我这小店落脚，也是看得上我这小店，我就做个主。”艾小萌转身交代田掌柜，“今天的酥油鸭对两位大哥不限量供应，吃到他们以后看见鸭子都不想吃了为止！”说着，她又故意做出一副对田掌柜耳语的样子，不过声音大得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听得见，“记得价钱可不能少算呀！”

此话一出，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包括扎哈和佩达。

“对嘛，这么爽朗的笑声才像我们草原的汉子！”艾小萌一边说，一边让小二倒了两杯奶酒，“这酒是我请两位大哥喝的！两位大哥可不要再抢小妹我那最后一笼小奶

糕了。”

“哈哈哈哈哈。”众人再笑。刚才还为小奶糕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两人也不好意思起来。不过北方人的豪爽让他们相视一笑，各自拿起面前的酒一饮而尽。

一场小风波就这样被完美地消除了。看着开始吆喝着拼酒的扎哈和佩达，艾小萌心中很有成就感。

“有这样的老板，难怪你的店子成了天下最不小的小客栈！”一个豪迈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艾小萌转身一看，马上笑着迎了过去。

“我说今天屋檐上怎么一只麻雀也没有，原来它们知道草原上最凶猛的鹰今天要来我这小地方落脚。罗哈素大哥，小妹刚才还担心您的商队今天可能赶不到我这儿了呢，看来雄鹰翱翔的速度实在不是我们这些家雀能够想象的。”

“哈哈，昨天是遇上了山洪，不过上神保佑，我们平安地过来了。”刚进门的汉子就是罗哈素。他身材魁梧，浓眉圆眼，头戴一顶北罗常见的翻皮大毛帽子，身上裹着脏得看不出原色的滚边镶毛长袍，长着一脸络腮大胡子，模样就像南方年画上的金刚。要是胆小点儿的孩子，只怕看他一眼都会吓哭。不过他却是附近最大最成功的马帮商人，从北罗到大烽的皮毛有四成是通过他的手运输的。

“为了能让你刻意留下的小奶糕，我们的马儿可是用尽了最后一分力气！二老板啊，你怎么越来越漂亮了？在你这儿住店，我都不想回家了！”罗哈素大笑着把马鞭交给一旁的小二，同时摘下头上厚厚的毛皮帽子，走到艾小萌的面前。

“大哥是想说我们的小店真的做到‘宾至如归’了吗？小妹可高兴得很呢。不过您可千万不要不想回家，不然嫂子一定会拿着马鞭出来寻找离家出走的男人！”此话一出，跟着罗哈素进来的十来个汉子都大笑起来。

“对了，我的套房还留着呢吧？”罗哈素说着把自己那脏得变了颜色的外套交给上前接应的小二。另外两个小二则出去帮着罗哈素的手下一起安置外面的货物和马匹。

“那当然，您可是交了定钱的。我们店中最好最贵的套房还给您留着呢！小店别的没有，就是还有些信誉。我看看……给您安排一个套房一个双人间两个四人间怎么样？”艾小萌笑道。她心里庆幸，多亏没听冷香丫头的把罗哈素的套房给挪用了。

“哈哈，能再腾个套房出来吗？我今天带了个好兄弟来！我可跟他说了好多你们客栈的好话，只差没把这小客栈夸上天了。这不，刚好他跟我一起来走这趟货，怎么也得让他自己感受一下，看看我罗哈素是不是说谎。”罗哈素说着，把身后的一个男子拉到面前，“他是喀巴图，我最好的兄弟！我把我那最好最贵的套房让给他，你再给我安排个房间吧！”

闻言，艾小萌忍不住细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个男人，要知道能让罗哈素让出房间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只见那人穿着深褐色连身长袍，头上也是北罗人标志性的大翻

毛皮帽子，整个人看起来比罗哈素干净些，也没有罗哈素那样外放的霸气，但是却有种让人不敢小视的内敛气势。长途奔波的狼狈让一向眼光很准的艾小萌也拿不准他的准确年纪。他的身高至少一米九，长相有着明显的混血色彩，五官深邃轮廓清晰，唇薄鼻挺、浓眉大眼，眸色有些浅，头发微卷，睫毛尤其卷翘浓密，就是皮肤黑粗了些，不过更显粗犷豪迈。总的来说是条强壮利落又不失俊朗的铮铮大汉。

艾小萌一边打量着眼前之人，一边道：“罗哈素大哥，您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这时辰了哪还有多的套房？真是的，您也不多订间房。您不知道为了给您留下您现在这间，我得罪了多少客人。”

“跟你要间房是看得起你的客栈，你这老板怎么还把生意往外推？”喀巴图身边的一个大汉不高兴地说。

“不好意思，妹子。”罗哈素连忙拉住那个说话的人，“他是第一次从这儿过，也不知道你这儿的规矩。既然没有了，那套房就让我兄弟住，我和其他兄弟一起住个双人间吧。对了，晚饭可得安排好，你上回说的，这回来要给我安排个最特别的晚餐，可别食言。我这兄弟可是最尊贵的客人！”

“没问题！”艾小萌说着给掌柜使了个眼色，让他去通知厨房，“你要的晚餐我可是一早就开始准备了，还担心您今天要是赶不来怎么办呢！”

“怎么会？和你定好了的时间，我怎么着也要准时呀。虽然路上遇到了点儿小麻烦，可是也不能耽搁了在你这儿的晚餐呀！不过，要不是我们这一路急赶，还真的有可能错过！”

“那好，就让小二带您和您的兄弟去看看房间，我去看看您的晚餐。要是有什么需要只管吩咐迎堂的就是。您呐，先和兄弟们洗漱收拾一下，等您收拾好，这晚餐肯定也好了。到时候保准让您惊喜让您满意！”说完，艾小萌回到了后院，来到秋无尘的房门前。

“大哥？”艾小萌轻轻地敲了敲房门，然后一推，果然门没锁。她走了进去，只见秋无尘正坐在窗边打磨一个木雕。

傍晚的房间中，光线有些昏暗，一身黑衣的秋无尘像是溶进了阴影中一样。他手中握着的墨获灵巧地上下翻飞，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手中那一方小小的木块之上。

“你看你，还要不要眼睛？光线都这么暗了，我说了多少次，不要在光线不好的时候雕刻！”一见秋无尘的样子，艾小萌无奈地一边数落着一边点亮了房中的油灯。

“没雕刻。”头也不抬，秋无尘继续着手中的活，“在打磨。”

晕！艾小萌觉得秋无尘很有说冷笑话的天赋。算了，知道他不善于用语言与人沟通交流，不跟他计较了。

“冷香呢？”艾小萌想起开始自己的安排。

“走了。”秋无尘一如既往地吝嗒口水。

“怎么走了？我不是要她在一边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怎么，大哥你不喜欢

她在一边？”艾小萌想探探秋无尘的心意。

“没用。不喜欢。”两个词回答了三个问题后，秋无尘像是想起什么似的抬起头来问，“有事？”

“啊？”一时没适应秋无尘的主动提问，艾小萌愣了一下，然后道：“哦，今天有客人点了十珍骆驼宴，一会儿你去主持下。我有些累，就不去抛头露面了。”

“好！”接受了任务的秋无尘又低下头继续自己伟大的打磨事业。

艾小萌早习惯了这样的秋无尘，若无其事地继续道：“一会儿晚宴在花园中进行，估计罗哈素会邀请客栈里一些别的客人一起来玩儿。你记得在取出最后珍宝的时候要把东西献给罗哈素示意的人，这样吧，我打发冷香在一旁帮你，让她先去问好罗哈素要把东西给谁。”这一次秋无尘话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艾小萌又继续着自己的交代：“你记得给我笑一下！别弄得好像天下人都欠你钱似的。”

听到这话，秋无尘很配合地露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阴冷表情。那模样看得一向心理素质不错的艾小萌都打了一个冷战。

“算了，为了不把客人吓跑，你还是怎样自然就怎样吧。”艾小萌放弃了想把秋无尘变成亲切大哥的念头。在简单地交了几句其他注意事项后，她转身离开去安排其他事情了。

看着艾小萌离去的背影，秋无尘放下了手中的木偶，叹了口气。自己何尝不想像常人一样在阳光下肆意地欢笑？可是多年面具下的生活已经让他不知道如何亲切地微笑了，他的笑容总让人有种不寒而栗的阴冷感。他也很希望能像艾小萌一样能会说会道，可是多年的杀手训练都告诉他说得越多暴露的危险越大，任务就越不容易完成，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个多余的字都有可能暴露身份葬送性命。所以，他从来不会亲切地与人交谈，长久下来，秋无尘觉得自己连话都不怎么会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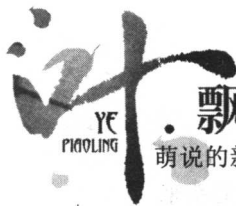
上次话说得最多的时候是在小清的坟头吧，他想。那时是万念皆空，一心求死，也不怕多说话会暴露什么。现在不想死了，自然又变得不会说话。

“妹妹……”他喃喃地说，“小萌妹妹。”一边说一边抚着自己右手手腕上那道狰狞的疤痕。

他的小妹！他的新小妹！要是没有她，他可能早就黄家口那个废墟中的一捧黄土了。

秋无尘从没想过自己竟然还能这样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而且还过得如此踏实有味！现在的生活没有血腥、没有厮杀、没有阴谋，有的都是安逸和淡淡温情。虽然有些枯燥有些平淡，但是却让人从心底觉得放松。不会再担心有人在睡梦中会一刀割断自己的咽喉，也不会再因为自己亲手制造的血腥地狱而恶心得睡不着。

来到白川之后，秋无尘才知道，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原来杀人的刀用来雕刻，居然能让小孩笑得开怀，收割生命的手用来切菜，居然能让客人赞不绝口！这就是小



萌说的新生活吧。秋无尘想，我喜欢这样的新生活，也喜欢，这个新妹妹。

夜幕低垂。

喀巴图从自己的房间中走出来。

太神奇了！

他一边吃着客栈免费提供的葡萄一边回想自己住的房间，房间竟然是一栋在美丽花园中的江南风格的小楼。一楼住着他的两个侍从，他一个人住在二楼。客栈的人居然能用一些空心的管子把热水引到房间中来，一个木桶放在高处，热水就从底部的小孔中流出，像下雨一样的，他在房间中就踏踏实实地洗了个澡！那恰到好处的温度让喀巴图惊叹，他感觉自己从出生开始都没有像今天洗得这么干净过呢！

还有那新奇的点心和美味的水果，居然都是免费的！更不用说那干净得比铜镜还明亮，让人都不忍心踏上去的地板，柔软得比草原中最厚实的草甸子还舒服的床铺，还有那豪华大气的摆设，精致秀丽的装修……

喀巴图慨叹，自己在北罗国的府邸也没有这么舒服啊！难怪罗哈素这么推崇这个“小客栈”！

“大人！”楼下的侍从一见主子走下楼来，马上起立行礼。

“在外面就不要这么多规矩了。还有，你们忘了该怎么叫我了么？”喀巴图说起话来自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气势。

“老爷饶命……”两个侍从从马上匍匐在地。喀巴图轻哼一声，正想说什么，却听到了外面传来的脚步声。

“喀巴图，我最尊贵的兄弟。”门外传来罗哈素的声音，“您准备好了吗？”

喀巴图一挑眉，一个侍从从马上会意地打开了门。正想敲门的罗哈素看到喀巴图一脸微笑地从房间中走出来。

“怎么样，喀巴图，我最好的兄弟，这房间还满意吧？”罗哈素一边笑着问，一边不着痕迹地向喀巴图行了个礼。

“真不愧是老哥你赞不绝口的客栈啊！”喀巴图说，“我跑遍了大半个北罗，都没见过这么舒服的地方呢！你把这房间让给我，真是让我不好意思呀！”

“我的兄弟，您说这话就见外了！”罗哈素说，“您住得满意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了。现在您一定饿了吧，走，我们去看看老板特意为我们准备的晚宴。我可是请了这客栈中所有住套房的客人一起的。我们再去，外面的客人都要等急了。”

“所有人？”喀巴图皱了皱眉头。

罗哈素马上上一步解释：“凡是住在这家客栈套房里的客人，在北罗或者大烽都是数得上的大商人。即便是住标间的，也是小有名气颇有势力的。”

听到这话，喀巴图微微地点了点头。罗哈素连忙在前面领路，走了出去。

外面虽然已经黑透了，但“小客栈”不愧是“小客栈”，花园的步道边，每隔几米就

挂了一个精致的灯笼，照得亮堂堂的。

花园中间的空地上已经燃起了好大一堆篝火，二十来个人正围坐在火边。不过最上首的那张桌子还是空着的，明显是在等着罗哈素几人。

其他套房中的客人也带了一两个侍从来了，都围坐在两边的矮桌旁。

最惹眼的，就是在篝火旁竖着的一个大架子，上面是一只烤得油光光、香喷喷的骆驼。

烤骆驼？喀巴图抬了抬眉角，是比较新鲜，但也不是没人吃过。不过这大烽境内的客栈能想到这菜也算难得了。

“哈哈，罗哈素老弟，你可算是来了。”正在和扎哈拼酒的佩达一见罗哈素就大笑着手打着招呼，“我们可是等得口水都流成了河啊！”

“怎么，今天的酥油鸭你还没吃饱吗？”和佩达不打不相识的扎哈笑着拆佩达的台。

一句话让众人想到了下午的那场闹剧，不由得哄堂大笑。罗哈素也笑着带着喀巴图在上首落了座。

见客人都来齐了，一个模样俊朗的青年男子微笑着站了出来。他叫庆阳，是小客栈的客服总管事，才十八岁，人很机灵，很得艾小萌的重用。当然，长得也是非常不错，而且身材很好。面试的时候艾小萌一眼就看中了他，当时才十五岁的庆阳可爱得差点儿让艾小萌扑上去啃两口！

“各位尊贵的客人。”庆阳的声音洪亮而悦耳，“感谢您下榻本店，能为各位服务是小店的荣幸！在下庆阳，是客栈的客服总管事，在这里，我谨代表我们客栈的全体伙计向您表示诚挚的问候！今天，承蒙罗哈素大叔的热情款待，我们欢聚在一起，所以，在开始之前，我提议我们先为罗哈素大叔欢呼三声，如何？”

话音刚落，“嚯……嚯……嚯……”三声欢呼就响彻了整个儿白川的上空，罗哈素则兴奋地站起来向四周挥手致意。喀巴图觉得有些意思了，这家客栈不简单啊，很能笼络客人的心呢！

“托罗哈素大叔的福，在座的各位将有幸品尝一道天下最尊贵的美食。为了表示诚意，今天的菜将由小店的大老板亲自主刀！呵呵，熟客都知道，观赏我们大老板的刀功那可是一种享受啊！好了，话不多说，下面，就请我们的大老板和可爱的冷香姑娘为大家带来这道最美味的十珍骆驼！”

随着庆阳的话语，冷香手持一个银制的托盘跟着秋无尘来到了那只烤骆驼的面前，已经出鞘的墨荻赫然躺在银盘之中。

秋无尘依旧面无表情，在骆驼面前站定，对上首的客人微微一颌首已经是他最大的善意了。冷香则是微笑着给四方的客人都弯了弯腰。随着客栈乐队一阵热情的鼓点，秋无尘拿起了银盘中的墨荻。

旁人只见银光一掠，一片巴掌大薄如素纸的肉从骆驼的颈项上飘落下来，冷香

连忙用另外的一个银盘将肉片接住。众人当时就是一阵欢呼，就连喀巴图也不由得睁大了眼睛。好刀功！

更让人称奇的还在后面。

秋无尘没有继续割肉片，而是用墨荻在骆驼的肚子上一拉，在左手铁叉的帮助下，一只大肥羊从骆驼的肚子中取了出来！旁观的众人都惊叹着“噉”了一声。这时喀巴图也发现这烤骆驼的与众不同了，忍不住盯着往下看。罗哈素骄傲的笑意挂满了眉梢嘴角。

秋无尘同样地在羊脖子上切下一片肉后又打开了羊肚子。接下来取出的是一只狗，然后是一只鹅……随着东西一样样地取出，周围的人已经惊奇得没有了话语。眼见着一件件地取出了九样，最后，在一只麻雀的肚子里，秋无尘用银叉取出了一颗鹌鹑蛋！

十珍骆驼，原来是这样的十珍！所有的人都明白了。同时也不约而同地惊叹着老板的好刀功和好创意。

这时，冷香端着那个已经将前面割下的九片肉摆成花型的银盘来到秋无尘的面前。秋无尘将那颗鹌鹑蛋放在花蕊的位置，然后朗声道：“最珍贵的菜，献给最尊贵的客人！”

所有的人都在猜测这盘最珍贵的菜会放在哪位贵宾的桌子上。虽然知道最有可能得到的人是罗哈素，但周围的人还是热情地招呼着冷香，希望她一时眷顾把银盘放在自己的桌子上。

秋无尘可没理这么多。说完艾小萌给他安排的台词后，他就开始埋首做着自己最拿手的工作——切肉。状似无意地手起刀落，每一下却又都暗合音乐的节奏。随着秋无尘飘逸的动作，一片片肉飞雪般地从骨架上飘下，一旁的庆阳接都接得手忙脚乱。

而冷香在音乐声中抬着银盘绕着篝火走了一圈，不时地在某一桌面前停下，在惹得那桌的人站起来后又呵呵笑着离开。在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后，冷香终于停在了罗哈素的桌子前。

所有人在嫉妒的同时又有种早知道会是这样的感觉。既然是罗哈素点的菜，花了这么大价钱，这最珍贵的东西，肯定是罗哈素自己享受了。

没想到的是，冷香居然将盘子放在了喀巴图面前，而罗哈素则是笑咪咪的一脸赞同。喀巴图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受宠若惊来。不过能吃到这么新奇的东西，还是让他笑得很是开怀。

接下来就是众人的联欢时间了。伙计们将秋无尘切好的肉放在每个人面前的桌子上。女服务员则将美酒斟满了每个杯子。乐师和舞娘也开始围着篝火表演。

人群沸腾了，所有人都在开怀畅饮，享受着这难得的夜晚。而秋无尘则在别人的欢笑声中默默离开。欢闹，从来都不属于他。

看着在火光中笑得无比灿烂的众人，看着被火光映红了脸蛋的冷香和庆阳等人，秋无尘悄悄回到了客栈的前堂。后院这么热闹，连带着也影响了秋无尘的阁楼，倒是前面的大堂还清净些。

再说，她也在这儿。

“大哥？”正在柜台里面算账的艾小萌一抬头，就看见秋无尘倚着一根柱子看着自己，也不知道站多久了，“你怎么出来了？”

“太闹了。”秋无尘走进柜台里面，心情明显不错，难得露出了些许笑意。

“这倒是……”艾小萌说着放下了算盘，“不过我可巴不得他们多来闹上几回呢！呵呵，大哥你猜今天那道骆驼我们收了他们多少银子？”

秋无尘很配合地强迫自己回答这个他并不擅长的问题。想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一百两？”

“呵呵！”艾小萌笑了起来，眯起来的眼睛像弯月一样美丽。

“那点银子连只骆驼都买不下呢！”她说。

“不是花了七十三……”秋无尘有些疑惑，正想说什么，嘴巴却被艾小萌软软的小手掩住。

“小声点儿！哪有你这么做老板的？无奸不商！无奸不商你懂不懂？”艾小萌连忙小声地说，生怕别人知道这道菜的成本。没错啦，买这些骆驼呀，羊什么的总共是只花了七十三两没错，可是人工呢？创意呢？环境呢？什么不是成本啊！再说这种吃法儿是她前世那个世界一些沙漠国家独创的，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呢！所以这道菜她卖给罗哈素八百八十八两银子可是一点儿都不贵！

算了，还是不要和秋无尘这种老实人说这些了，要不他到处嚷嚷还不知道怎么收拾呢！想着，艾小萌放下手，道：“你可别到处去嚷嚷我们的成本，知道吗？我们做这生意也不容易呢。你想想，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伙计还要我们养活呢！不多赚点儿我们去喝西北风啊？”

秋无尘没有说话，胡乱地点点头后就往后面走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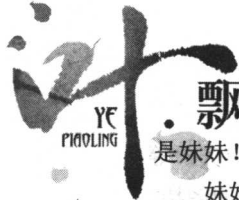
艾小萌有些疑惑，大哥这是怎么了，说他两句就生气了吗？看他的表情不像啊！可是为什么他走得这么快呢？而且……她没看错吧，是烛火的原因吗？为什么她觉得他的脸有些发红呢？也许他不太舒服吧，艾小萌想。算了，不去想这么多，赶快把今天的账算好吧。

艾小萌又重新回到了账本的世界。

落荒而逃的秋无尘飞奔着，使出许久没用的轻功转眼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捂着胸口，躺在床上。

为什么，心跳得这么快？为什么，脸会这么烫？自己这是怎么了？秋无尘有些疑惑。为什么一挨着艾小萌的手，他就像过了电似的，浑身上下都奇怪起来？

她是妹妹，她是妹妹呀！秋无尘告诉自己。就算那小手软软的、香香的……那也



飘零 II

是妹妹！我好不容易又有个妹妹，不要胡思乱想了！秋无尘告诫着自己。

妹妹是拿来疼爱的。艾萌萌是妹妹！不要乱想些什么。再说，你的命还是她救的呢！你是什么人啊？你只是个过气的杀手，你有什么资格去想这些？

想到这儿，秋无尘平静了下来。只是同时，一丝苦涩的笑浮现在他的嘴角。

八月下旬是西北最美的时节。

所有植物都抓住这最美好的时光展示自己的美丽。草肥水美，让所有人在这个季节里都笑得分外香甜。看着最近来往的客人那满满的行囊和荷包就知道，丰收的时节又到了。

而此时的“小客栈”大老板的房间中。

“我要去！”这边厢小女子撒娇耍赖。

“不。”那边厢大男人寸步不让。

艾小萌晕了。这个大哥不是一向什么都听自己的吗？为什么今天他这么固执？

“我就是要去！”她说，“两年一度的采青大会！有集市有赛马，那么好玩儿！而且就在靳川，这么近，很快就可以回来。怎么就不让我去玩儿呢？上次的采青因为店里的生意我就没去，今年我一定要去！”

“危险。”秋无尘继续着手中的活。

“怎么危险了？我和冷香一起，彼此又有照应。”艾小萌不服气地说。

就因为是你俩我才觉得危险，秋无尘想。不过这话他却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知道你是觉得我们两个女子不安全，可是不喜欢那样的场合，庆阳又抽不出空来。”艾小萌说，同时回想起有一次她硬拉着秋无尘去逛集市，结果才逛了一半，她就发现周围的人都离自己远远的。原来不耐烦的秋无尘用眼睛瞪着身边的每一个路人，吓得人家都不敢靠近。要是是哪个粗线条的还敢接近的话他就是一个凌空点穴，当场把人家定上半个时辰。

自从那次以后，艾小萌再也不敢叫秋无尘去逛街了。

对于这个问题，秋无尘自己也很苦恼。长久的杀手生涯让他极度排斥与陌生人过分贴近。只要有人走近他方圆三尺的范围，他总是怀疑那人会突然抽出一把刀砍向自己。他也知道自己这是一个心病，却没有办法走出来。

不过还好，这三年来他已经改变不少了，至少在自己的客栈里他不会再排斥与人接近一些。